

法国女作家安妮·埃尔诺新近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,长篇小说《悠悠岁月》是她的代表作。这是一部传奇的作品,一经出版即获法国杜拉斯文学大奖,被法国著名的《读书》杂志评为年度二十部最优秀的作品之一,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为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”。

《悠悠岁月》通过对一些老照片的回忆,连结起一个女人六十多年来的成长经历,从上世纪40年代父母的贫苦生活,到自己的童年、少年、学习成长、职业选择、亲密关系,再到身份焦虑、生病患痛、自然衰老等,这一代法国人的生命境况在我们眼前真实呈现。书中既有对堕胎、离婚、婚外恋情等个人隐私的直观叙述,又有对总统大选、失业潮、国际风云和移民问题等社会大事件的独到见解,堪称一部将个人成长融入时代变迁,同时将历史进程写入平凡人生的杰出的法国“社会自传”。

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大区滨海塞纳省,她的创作初衷,缘于感慨“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”“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”,她希望为耻于发声而被迅速遗忘的人们写作,为他们记录时间的流逝,她坚信“唯一正确的写作,是拒绝所有的虚构和所谓‘自传’,建立在自己和社会历史现实的关系上”。

翻开《悠悠岁月》,扑面而来的是灼人的真实:“六年级入学考试前的星期天,她的父母大吵大闹,父亲要把母亲拖到地窖里放着弯刀的包装箱旁边杀掉……”这是发生在埃尔诺家庭里的真实事情,她曾将其写入小说《耻辱》中:“那是六月一个星期天,中午刚过,我的父亲要杀我的母亲……”那是1952年6月15日,是埃尔诺童年记忆最深、也是令她受惊吓的事情,她不敢相信,深受她爱戴的父亲要杀掉深爱她的母亲。这件事情对她的刺激和影响极大,以至于她的记忆力大大减退,做任何事都不能专心,不能相信别人,认为一切都是虚假的。直到十五年后,她的父亲去世,父亲杀母亲不会成为事实,她才得以释怀。

除了敢于写出家庭生活的丑陋外,埃尔诺关于堕胎、性、镜中的裸体等描写,也非常勇敢和不加修饰。她不仅是在记录个人的成长,更是在用献祭耻辱的方式,将难以启齿的遮蔽处一层层扒开,坦承心底的创伤和耻辱,展现跨越社会、性别、阶层、语言和年龄的共同人性。正如埃尔诺自己所说:“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历史不一样,但是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。”

埃尔诺的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,除了直击心灵的真实,还因她记录了一代法国人的共同记忆,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。书中使用了大量具有时代特色的词汇:知名天气预报员“太阳夫人”、治疗疥疮的药物“玛丽花”、系列电视动画片《小丑吉里》、法国付费频道著名节目《一无是处》……法国人对这些事物耳熟能详,这是他们集体的记忆和时代的符号。当然,中国读者对此还比较陌生,但不妨想象一下:如果有一本书,融汇了一个时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,将“上山下乡”、麻花辫、辞职“下海”、邓丽君、汪国真、喇叭裤、“爆炸头”、中美建交、香港回归、“超女”“小鲜肉”等时代元素和个人心路进行生动记录,我们一定会深受触动,并为之悲喜交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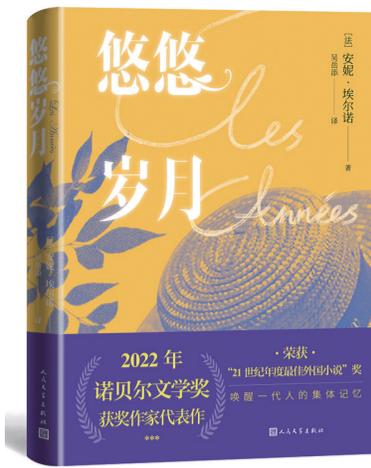
评论家们赞赏埃尔诺“崭新的风格和出色的语言”。在语言风格上,埃尔诺以原始的真实,通过简洁平实的文字和丰富具体的细节,来还原自己的生活,同时完成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结。她讲述自己的家庭生活:“她在一天之内常去的地方(中学、家乐福、肉店、蒸汽熨衣铺等等),她在一辆迷你宝马上的行程,在儿科医生、长子的柔道课和次子的陶艺课、邮局之间,每做一件事情就计算用去的时间,上课和批改作业,准备早餐,孩子们的衣服,要洗的内衣,午饭,购物,除了面包……”这些无穷无尽的日常小事,琐碎而杂乱,却能瞬间激起家庭主妇们的强烈共鸣。

埃尔诺时刻保持着自己与世界的联结,即使是最简单的时间叙述,她也要写出那些震撼人心的共同记忆。在书中,她用“在伊泽尔省的圣洛朗迪蓬舞厅里还发生了火灾的冬天”来代替“1970年的冬天”的表述,后者只是一个机械的时间表达,前者却唤醒了一个集体共同的记忆。那场大火导致146人死亡,是当年法国的重大新闻和惨痛教训。

《悠悠岁月》之所以备受瞩目,还在于它采用了“无人称自传”的体裁,这是由埃尔诺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新体裁。所谓“无人称自传”,是指抛弃第一人称“我”,而采用第三人称、也就是无人称的泛指代词来写作。这使得她可以与现实的真相保持客观的距离,继而从悔恨的泥淖、本能的羞耻感中完全抽离出来,用锋利的刀精准划开“精神内耗”的伤口,以冷静理性的语气进行完整叙事。

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言,埃尔诺在文学创作上的“勇气和敏锐度”使她获得这一至高无上的奖项,她“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、隔阂和集体约束”。正是这样的埃尔诺,完成了《悠悠岁月》这部杰出的法国“社会自传”,为全人类保留了一个时代永远的珍贵记忆。

作者简介:乔欢,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资深书评人。



一部杰出的法国「社会自传」

——读安妮·埃尔诺长篇小说《悠悠岁月》

乔欢

再读《一棵菜——我眼中的北京人艺》

张瑜

说起“一棵菜”,上点岁数的人大概会自动脑补:一棵大白菜。在很长一段时期,大白菜是北方地区冬季必不可少的家庭储备和餐桌主力。在中国戏剧界也有“一棵菜”,就是颇负盛名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,简称北京人艺。

“一棵菜”这个说法,来自焦菊隐先生。1952年北京人艺成立时,副院长兼总导演焦菊隐先生从中国戏曲界借鉴并提出了“一棵菜精神”:剧院好比一棵菜,无论是菜根、菜心、菜叶、菜帮,都紧紧团结在一起,不分主次,共同为了艺术而奋斗。这样的概括非常贴切,大幕拉开,不光是演员在台上倾情演出,幕后掌管服装化妆道具、舞美灯光音响的师傅们都要“给力”,才能成就一台大戏。

2022年,北京人艺迎来七十华诞。这个时候,再读方子春、宋苗的《一棵菜——我眼中的北京人艺》一书,自有一种站在热热闹闹的庆典之外,听一段京韵念白,忆一番沧桑过往的静水流深。方子春,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,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,父亲方瑄德是北京人艺的元老,位于史家胡同56号的北京人艺宿舍,是她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北京人艺那些大艺术家看着她长大,她看着他们变老。当她萌生为出书采访他们的想法时,“大家”们仍像她小时候那样欢迎她,向她讲述北京人艺的台前幕后,讲述自己的艺术人生。焦菊隐、朱琳、蓝天野……这些中国话剧舞台上熠熠闪光的名字,被她用饱蘸情义的笔墨一一拂拭,擦亮。

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有言:“所谓大学者,非有大楼之谓也,乃有大师之谓也。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北京人艺。《一棵菜——我眼中的北京人艺》告诉我们,北京人艺从建院之初就站在了中国话剧舞台创作表演的制高点,曾经拥有焦菊隐、老舍、曹禺等编导主创;涌现过于是之、朱琳、蓝天野等著名演员;创作编排了《茶馆》《雷雨》《天下第一楼》等经典剧目,这些都堪称新中国话剧发展道路上里程碑式的存在。

话剧表演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西方,我国在元杂剧之后逐渐有了舞台戏剧表演的雏形。20世纪上半叶,话剧由于表演简便易行,观者易于接受而兴起。正值国难当头,在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,从李叔同的《黑奴吁天录》到田汉的《名优之死》,从夏衍的《上海屋檐下》到陈鲤庭的《放下你的鞭子》,题材各异、华洋兼收的进步戏剧对社会民众起到了正向的教育、宣传和鼓舞作用。

1952年6月,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,若干支文艺队伍,无论是曾经在解放区扭秧歌打腰鼓的,还是曾经在“国统区”演舞台剧的,合并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。在这座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剧院里,昂扬奋进和团结奉献成为主题词和关键词。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努力克服自身方言习语的痕迹,自觉向京味靠拢;曹禺、焦菊隐、欧阳山尊、赵起扬等四大导演也步调一致,统一风格,联手打造了一座以优秀剧目为基底的、北京的、人民的艺术剧院。新中国十年大庆之际,北京人艺一口气捧出了《龙须沟》《雷雨》《蔡文姬》等八台献礼剧目,一举奠定剧院在戏剧界的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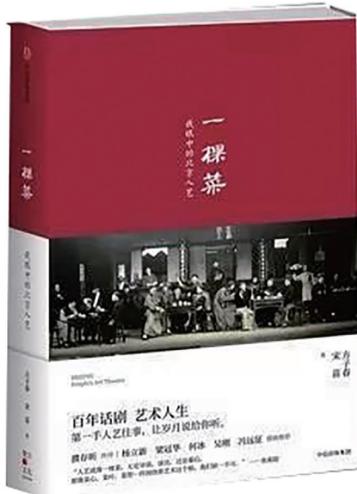
在人艺的排练大厅里,一直悬挂着“戏比天大”四个大字,它不仅仅是于是之、蓝天野等老一辈艺术家的舞台执念,也无言地观照着后起之秀的接棒努力:它见证过冯远征跑了若干年龙套终于得到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,却因为“挑帘”一个动作就重复了一个上午;它见证过在《人民的名义》里大放光彩的吴刚,在人艺舞台上小段戏走了二十多遍还是不过关,烦透了的他甚至和导演说话都有了抵触情绪。后来,无数次的舞台实践让冯远征明白了“你要和你的人物每天生活在一起”的道理,他成为教师后这样要求学生,成为人艺副院长后这样要求年轻演员;同样,演出结束掌声响起的时候,吴刚明白了之前被迫反复练习并不是导演对他的角色演绎不满意,而是在磨他的心性,让他懂得厚积薄发的道理。

“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”,一个团体也是如此。正是因为对艺术的敬畏之心薪火相传,高起点的北京人艺才能七十年始终保持高品质,成为戏剧表演的圣殿。

北京人艺在出品“京味”话剧方面的努力甚至是固执,有目共睹。其中当然有渊源的成分:建院排的第一出戏是老舍先生的《龙须沟》,而《茶馆》作为剧院“传家宝”,更是人艺每年庆生必排的大戏;其中更有发展和努力的成分:人艺第四任院长任鸣曾编导了《天下第一楼》《全家福》等多部反映现当代普通北京人喜怒哀乐的作品,他在阐述和总结剧院创排风格时说:“北京人艺坚持排演京味话剧,体现的是从文艺演出角度展示北京文化的责任和担当。”

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加,加重了每个人心底里的乡愁。这个乡,是没有城与乡二元对立概念的故乡,它也许在唱响八百里秦川的信天游里,也许在迷离细雨中探出墙头的一枝杏花里,也许铺陈在被踩得发亮的石板路上,也许掩映在贴着“风调雨顺国泰民丰”对联的柴扉后。然而方言一出,即便鬓毛已衰,离乡日久,人们彼此瞬间会有一种地域,进而是感情和亲情的认同。排演“京味”话剧,用京腔京韵演绎北京文化,保留京派底蕴,为北京人解锁乡愁,是北京人艺自觉承担和一贯之的文化使命。

作者简介:张瑜,媒体特约评论员。

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
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
青岛」
扫码关注